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04BZX064)



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

Deep Ecology: Interpretation and Integration

雷毅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 04BZX064)

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

雷 毅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深层生态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一种深绿思想，在西方环境意识形态和环境运动中影响很大。

本书对如何建立一个清晰的、从理论到实践逻辑一致的思想体系重点作了以下探讨：对深层生态学的本体论和价值伦理基础作了较详细的梳理和阐释；通过对原始文献的系统解读，勾勒出了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基本来源和各种观念提出的前后关系；探讨了深层生态学理论确立的科学基础，并力图将道家的生态智慧融入深层生态学理论基础之中；本书还努力尝试将深层生态学思想运用于河流管理实践。

本书适合生态哲学研究者以及生态环境管理者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 / 雷毅著. —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

(国家社科基金精品专著)

ISBN 978-7-313-08740-9

I. 深... II. 雷... III. 生态学—研究 IV. Q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51323 号

深层生态学：阐释与整合

雷 毅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邮政编码 200030)

电话：64071208 出版人：韩建民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3.5 字数：170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08740-9/Q 定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前　　言

深层生态学是 20 世纪 70 年代出现的一种深绿思想，在西方环境意识形态和环境运动中影响很大。一些学者认为，它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生态哲学开始从浅层向深层的转换，甚至有人将其视为西方激进环境意识形态的一面旗帜。然而，深层生态学自身也存在诸多问题。在理论基础上，如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及权利、生命平等、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等，深层生态学并未给出详细的说明；在生态实践上，如荒野保护、国际公正、生态乌托邦、反人类、生态法西斯等，深层生态学也未能作出有力的回应。如何建立一个清晰的、从理论到实践逻辑一致的思想体系，是深层生态学的研究者需要做的一件最为紧迫的事。

本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工作的成果。具体而言，本书重点作了以下几方面的探讨：

(1) 对深层生态学的本体论和价值伦理基础作了较详细的梳理和阐释。尽管深层生态学理论的构建者们对深层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核心思想和概念都有较详细的分析，但工作主要是框架性的，对其中一些重要的关键点分析不够。本书对奈斯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作了更深入的阐释，如深层生态学的最高原则，即“自我实现”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及其关系进行了更详细的说明。

(2) 通过对原始文献的系统解读，勾勒出深层生态学思想的基本来源和各种观念提出的前后关系，对支撑深层生态学理论的深层观念作了较细致的探讨。奈斯在提出深层生态学思想时曾指出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总体观念”之上的，但这一点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本书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角



度,对深层生态学核心观念进行了分析,对深层生态学的理论架构有了较准确的理解,并将深层生态学的各种观点前后的逻辑关系作了较为明确的说明,从而把一个看似庞杂的体系归入了一个较为清晰的逻辑框架之中。

(3) 探讨了深层生态学理论确立科学的基础。深层生态学在寻求其理论存在的合理依据时也运用了现代生态学思想,但总体上做得相当不够。原因在于他们受知识背景的限制,对现代生态科学了解不够深入,从而造成理论的说服力被大大削弱。本书通过对现代生态科学核心概念的哲学分析,力图揭示相互依赖性、系统的平衡性、有机性和整体性,以及互补、平等、关系和均衡的价值观,并将其作为深层生态学理论的科学基础。作者认为,在科学深入人心的时代,用生态学原理来为深层生态学面临的诸多质疑提供恰当的说明,至少可以提高它的解释力和可靠性。

(4) 力图将道家的生态智慧融入深层生态学理论基础之中。深层生态学一直试图整合中国传统的生态智慧,然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缺乏系统性并较为肤浅。尽管儒释道都与深层生态学相通融,但就整体而言,只有道教和佛教的思想体系与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本书对道家与深层生态学的核心观念进行了比较,目的是探索道家生态智慧与深层生态学的融通与互补,并在此基础上重构深层生态学的基本理论。

(5) 我国正处在经济的快速增长时期,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非常突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需要建立一种与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生态环境状况紧密相关的生态哲学,为此,本书还努力尝试将深层生态学思想应用于河流管理实践。

总之,作为一项基础性的理论研究,作者深知完成上述工作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非常扎实和系统的研究。作为研究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本书的作用仅在抛砖引玉,问题和错误肯定不少,请同仁批评指正,以促学术上的共同进步。

雷 毅

2012年4月于清华园

目 录

第一章 深层生态学思想的确立	1
第一节 生态问题的主要根源探索	1
第二节 浅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	8
第三节 阿伦·奈斯与深层生态学	13
第四节 深层生态学的精神资源	20
第二章 深层生态学的理论体系	48
第一节 深层生态学的本体论	48
第二节 深层生态学的方法论	57
第三节 深层生态学的理论体系	63
第四节 深层生态学的行动纲领	72
第五节 深层生态学理论的发展	77
第三章 深层生态学的核心问题	82
第一节 内在价值:争论与困境	82
第三节 神秘主义、反人类与生态法西斯	98

第三节 荒野保护与第三世界	107
第四章 深层生态学的学科基础与整合	117
第一节 深层生态学：一种新的哲学范式	117
第二节 深层生态学的科学基础	121
第三节 东方生态智慧	134
第四节 道家的深层生态学	146
第五章 深层生态实践	162
第一节 深层生态意识的培养	162
第二节 自然保护	166
第三节 反思可持续发展观	174
第四节 河流伦理：一个深层关怀的案例	182
主要参考文献	200

第一章 深层生态学思想的确立

20世纪中叶的西方风起云涌的生态环境运动,不仅产生了众多的环境保护组织,也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虽然西方环境意识形态的谱系中,思想繁杂,流派众多,这些流派在我们是否需要保护生态环境的问题上观点一致,但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上却有巨大的差异。依据其对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根源分析和最终解决方案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这些流派分为两大阵营:浅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要系统地了解这两大阵营的立场、观念和社会主张,我们就必须从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根源的分析展开。

第一节 生态问题的主要根源探索

浅层生态学常常会把生态问题的产生看成是社会进程中的某个因素或某些因素的作用所致,英国环境哲学家罗宾·阿特菲尔德(Robin Attfield)把这一时期提出的众多理论概括为五类:人口理论、富裕理论、技术理论、资本主义理论、增长理论。^①这五种理论各自说明了生态问题根源的一个侧面。其中,人口、经济和技术因素是这一时期生态问题争论中最为引人注

^① Attfield R. The Ethics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Second Edition)[M].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2: 9-17.

目的。

一、生态问题的人口根源

把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人口过剩的观点主要来自美国生物学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ch)。他在1968年出版的《人口炸弹》一书中警告：当代世界人口增长已趋高峰。一旦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超越了自然的负荷时，不仅给自然带来恶果，而且必将祸及自身。^①作为一本探讨人口过剩与环境危机关系的著作，它的出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使人口问题成为60年代末期环境问题的核心。

不过，埃利希的话并非危言耸听。早在18世纪马尔萨斯就看出了人口过度增长的危险性。在他的名著《人口原理》中有一段明白的表述：“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②马尔萨斯是颇有预见性的，两个世纪以后，人口的指数增长使人与其生存环境(土地)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美国学者福格特在《生存之路》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他说：“我写此书的目的，是希望能明白地阐述人类与其环境之间的某些关系，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关系造成了我们今天的许多矛盾和困境。它们正在对人类未来的世界不可避免地施加着巨大的影响。如果对其不闻不问，它们几乎肯定会使我们的文明遭到毁灭。”^③这里的“某些关系”，就是指人类生存与粮食供给关系。他引用了广泛资料来证明，人口过剩遍及全球，到处都存在着严峻的生存问题。

^① Ehrlich P. The Population Bomb[M]. New York: Ballantine, 1968.

^② 马尔萨斯. 人口原理[M]. 朱泱,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2: 7.

^③ 威廉·福格特. 生存之路[M]. 张子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144-145.

埃利希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赞同。罗马俱乐部总裁奥里雷奥·佩切依在谈到导致人类衰退的十大因素时，把人口爆炸作为第一大因素。他说：“人口过多使目前存在的一切问题变得更为严重，同时也是增加大量新问题的原因所在。不承认这一事实只能使情况更为严重。”^①与此不谋而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费德里科·马约尔也把人口问题列为当前最突出的七大问题之首。^②美国生物学家哈丁(Garrett Hardin)的立场更加明确，他认为：“污染问题是人口带来的结果。一个孤零零的美国人在如何处理他的粪便上，本来就不是什么问题……但是人口密度增加了，天然的化学和生物的再造过程变得超负荷了……无限制的生育将会给所有的人带来灾难。”^③用他那著名的“公有地悲剧”^④和“救生艇理论”^⑤说明了人口与资源的关系。他从我们不想盲目地增加人口这一前提出发，指出人类必须对他们希望养育的存活人口具有什么样的质量作出选择。现在，当我们谈到生态环境问题时，人口因素常常被看成是决定性的。

二、生态问题的经济根源

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生存方式的经济问题。正统经济学处理这一问题的秘方是工业化，但它并没有太多地考虑环境支撑和资源约束问题。长期以来，它被视为经济增长的特效药。直到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它的第一份全球问题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才开始受到

^① 奥里雷奥·佩切依. 未来的一百页[M]. 汪幅君,译. 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 1984:49.

^② 费德里科·马约尔. 不要等到明天[M]. 吕臣重,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9.

^③ 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M]. 侯文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3.

^④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 Science, 1968: 1243-1248.

^⑤ Hardin G. Life Ethics. In: Lucas G, Ogletree T, ed. Life Ethics: The Dilemmas of World Hunger[M]. NY: Harper and Row, 1976: 134.

质疑。米都斯等人在考察了五个决定和限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人口、工业化、粮食生产、自然资源和污染以后，得出结论说：“如果在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上增长的极限有朝一日将在今后 100 年中发生。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突然的和不可控制的衰退。”要避免这种衰退就必须从增长转向均衡，“全球均衡状态可以这样来设计，使地球上每个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而且每个人有实现他个人潜力的平等机会”^①。

《增长的极限》的立足点是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它试图在这一基础上建立一种全球均衡的发展模式。而对这一点工业社会是很不以为然的，用托夫勒的话说，工业社会遵循的是“一味追求增长的逻辑”，即更多的生产、更多的消费、更多的就业。整个工业文明都被这种“更多”的逻辑所支配，而体现这个逻辑的根本性指标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从 GNP 的观点出发，不论产品采取什么形式，是粮食还是军火，都无关紧要。雇用一批人盖房子或拆房子，都增加了总产值。”^②丹尼尔·贝尔对此也有同感，他批评 GNP 统计“只是一种加法”，指出：“它并不区分福利的真正增加还是实际上可能减少，却都看成增长的情况。因此，按照常规，一个钢铁厂的生产是 GNP 的增加数值，但是，如果这个钢铁污染了一个湖泊，然后使用额外的资源来净化湖泊，这笔新的开支也增加了 GNP。”^③

生态主义者把生态问题看作一面镜子，认为从这面镜子中照出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病态。它映现出目前流行于全球的市场竞争机制在生态上的巨大缺陷。因为这种竞争机制并不计算生态成本和环境代价，于是，企业为了自身利

^① D·米都斯,等. 增长的极限[M]. 李宝恒,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7-18.

^② 阿尔温·托夫勒. 第三次浪潮[M]. 朱志焱,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1983:85.

^③ 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M]. 高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312.

益就会最大限度地消费资源和环境,因而也就不能避免“公有地悲剧”。

三、生态问题的技术根源

对于人们把环境危机的原因归咎于“人口过多”和“富裕”,巴里·康芒纳却另有看法。他问道:“我们只是正在以我们人口增长的数字使这个生态圈遭到破坏吗?”^①他认为,除此之外,我们还需到别处去寻求解释。他找到了新的解释,那就是现代技术。因为“新技术是一个经济上的胜利——但它也是一个生态学上的失败”^②。在考察了核污染、化肥、杀虫剂、洗涤剂、塑料、合成纤维、汽车和啤酒进入生物圈循环的例子后,他发现“在每个例子上,新的技术都加剧了环境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③然而,这种冲突“不是技术产生于技术中的某些小小欠缺,而正是源于技术在既定目标方面的成功”。他由此得出结论:“全部事实似乎已经清楚了。最近一些年里吞噬着美国环境的危机的主要原因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生产技术上的空前变革。”^④康芒纳认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或者说现代工业社会与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是技术,因而寻找危机的技术根源是必然的。然而,被人类视为工具理性的技术显然不应该成为生态危机的替罪羊。因此,作者进一步分析道:“如果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因为它在完成它的既定目标上的成功的话,那么它的错误就在于其既定的目标上。”^⑤在他看来,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是由于它忽视了生态上的要求,而仅仅以生产效率为追求目标,这是导致环境危机的技术根源。

康芒纳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传统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备受推崇,人们

① 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M]. 侯文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9.

② 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M]. 侯文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0.

③ 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M]. 侯文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22.

④ 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M]. 侯文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40.

⑤ 巴里·康芒纳. 封闭的循环[M]. 侯文蕙,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148.

对它赋予巨大物质财富和精神幸福的力量深信不疑。但随着核技术、化学合成技术等技术在应用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人们对科学技术转而采取一种审慎的批判态度。几乎所有生态运动成员都反对盲目崇拜科学技术，并主张改变现存的生活方式。他们把科学技术视为一柄双刃剑，一刃对着自然，而另一刃对准人类自己。他们认为，科学技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和生态问题。即使它可以解决某些具体问题，但最终也不能克服地球物质系统本身的极限性。罗马俱乐部在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明确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我们甚至尝试对技术产生的利益予以最乐观的估计，但也不能防止人口和工业的最终下降，而且事实上无论如何也不会把崩溃推迟到 2100 年以后。”^①尽管其后续报告把视角转向人类社会内部，指出“人类困境”的根源在于人的内部，只要人类及早采取行动，灾难将可以避免等等，但基调并未改变。

他们的思想对当代生态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一些生态运动成员看来，科学技术固然带来了地球表面的繁荣，却严重破坏了地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而后者对人类的生存发展更为基本；科学技术创造了现代物质文明，却又为毁灭文明提供了高效手段，增加了人类生存的不安全感。雅克·皮卡德说：“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杀性的污染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它是一种灾难，……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慢慢地吞噬自然，自然选择已经成为过去，最后留下的只有技术。”^②他的观点得到卡普兰的赞同。卡普兰在《转折点》一书中写道：“空气、饮水和食物的污染仅是人类的科技作用于自然环境的一些明显和直接的反映，那些不太明显但却可能是更为危险的作用至今仍未被人们所充分认识。然而，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科学技术严重地打乱了，甚至可以说

^① D. 米都斯, 等. 增长的极限 [M]. 李宝恒,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166.

^② 莫里斯·戈兰. 科学反科学 [M]. 王德禄, 等, 译. 北京: 中国广播出版社, 1988: 28.

正在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态体系。”^①

上述分析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我们对生态问题的认识,对于浅层环境运动而言,这便是问题的症结。而生态主义者虽然认同这种分析,但他们对能否将此看成最终的根源或问题症结却始终保持质疑。在他们看来,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又是何种原因造成人口、经济和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分析起来,我们就仍然可以寻找到更深层的答案。例如,就现代技术在生态上的失败而言,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所看到的那样,科学技术本身在当代命运也是可悲的,它沦为了人类统治自然的工具。罗马俱乐部总裁佩切依也指出:“我们必须把责任归罪于自己在动用我们巨大的技术—科学潜力时所出现的错误、不负责任、自私、贪婪、愚昧无知和其他人为的缺点。”^②因此,只有深入到我们文明的意识形态之中,我们才可能深刻地领悟生态问题产生的实质性根源。而要深入到意识形态的观念层面,就不能不考察主导着文明进步的核心力量——价值观。正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及其伦理后果的反思导致了生态哲学内部出现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的分野。反映在生态运动中,便出现了改良生态运动和激进生态运动的对峙。

1962年,一部名为《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的颇有争议的书在美国问世,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是一位名叫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海洋生物学家历经四年的调查结果。在这部著作里,她向当时还没有心理准备的人们讲述杀虫剂DDT对生物、人和环境的危害。在此之前,人们对DDT和其他杀虫剂造成危害的严重性一直毫无察觉。除了某些学术期刊外,大众媒体还根本没有相关的危险性报道。然而,她的著作招来官员、企业家、律师、科学家们普遍的惊讶、怀疑和无情的指责,为此,国会还召开

^① 弗·卡普拉.转折点[M].冯禹,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6-17.

^② 奥里雷奥·佩切依.未来的一百页[M].汪帼君,译.北京: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78.

了听证会。随着越来越多的调查证实了 DDT 使用的危害性，美国环境保护局由此成立，环境科学由此诞生；大规模的民间环境运动也由此展开。

这是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一个重要事件。问题是，卡逊在书的结尾有一段引人深思的话：“‘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①此话表达了一个深层的生态哲学思想，那就是，如果不全面反思我们对待自然的基本态度，那么，再好的技术也不能成为最终的解决方案。这一段话的深刻含义对尔后的西方生态哲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深层生态学正是沿着卡逊的这一思路展开的。在这种意义上，这一事件可以被视为深层生态运动的开端。^②

第二节 浅层生态学与深层生态学

美国著名哲学家斯蒂芬·图尔敏(Stephen Toulmin)在《返回宇宙论》中这样写道：“现在，生态运动自身分裂成了两个阵营。一个阵营支持这样的主张：开明的生态政策最终应该考虑人类的长远利益。支持这一观点的人本质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甚至是功利主义的……另一阵营中的人，他们用更真诚的宇宙论的观点来看待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因而，他们不得不把功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论据搁置一边，而将康德‘目的王国’中的道义上的公民延伸到其他生命形态，并加上与此公民应享受的尊严、尊敬。在他们看来，自然自身再一次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或宇宙，而成为了我们虔诚对待的对象。”^③

^① 蕾切尔·卡逊. 寂静的春天[M]. 李长生, 吕瑞兰, 译.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263.

^② Fox W. Transpersonal Ecology. 4 Sessions G. The Anthropocentric Detour. 170.

^③ Toulmin S. The Return to Cosmology: Postmodern Science and Theology of Nature[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2: 271.

将环境意识形态区分为浅层生态学和深层生态学这一观点最早来自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73年,奈斯在《哲学探索》杂志(Inquiry)上发表了《浅层生态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①,对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浅层生态运动(shallow ecological movement)与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深层生态运动(deep ecological movement)作了明确的区分和比较。这是对生态思想的“浅”与“深”的最明确的表达。按照奈斯的说法,浅层生态学只关心发达国家公民的健康和富裕,因而它只针对污染和资源耗竭问题制定对策。深层生态学在反对污染和资源耗竭的同时将问题直接引向它的根源,如反对把人与环境区分开来,相反,赞同联系的、整体的形象,认为生物有机体都是生物圈网络或有内在联系的场中的节点。以此为基础,深层生态学原则上赞同生物圈范围内的平等主义;倡导多样性原则与共生原则,认为多样性提高了生存潜力、新生命类型产生的机会和生命形式的丰富。因而鼓励人类生活方式、文化、职业、经济等方面的多样性,反对经济、文化侵略与统治。它主张用多样性、共生和生态平等原则来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在政治上,主张地方自治与非中心化等等。^②

如果将深层生态学与浅层生态学的思想观念和政治主张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生态思想的性质截然不同,这种观念上的差别反映在当代生态运动的具体行动中便有了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③

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浅层生态学通常的做法是,用技术来净化空气和

^① Naess A.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J]. Inquiry, 1973, 16:9-100.

^② Naess A. The Shallow and The Deep, Long-Range Ecology Movement: A Summary[J]. Inquiry, 1973, 16:9-100.

^③ Naess A. The Deep Ecological Movement: Some Philosophical Aspects. In: Sessions G. 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M]. Shambhala, 1995: 64-84.

水，缓和污染程度；或用法律把污染限制在许可范围；或干脆把污染工业完全输出到发展中国家。与此截然相反，深层生态学从生物圈的角度来评价污染，它关注的是每个物种和生态系统的生存条件，而不是把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它对人类健康的作用方面。例如，浅层生态学对酸雨反应是试图通过更多的研究树种和寻找到高抗酸性的树种避免它的危害。深层生态学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它对整个生态系统的作用上，它首先反对的是应对产生酸雨负责的经济环境和技术，认为最重要的是寻找污染的深层原因，而不仅仅是表面的、短期的效果。它要求对污染问题给予长远的关注；要求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无力支付治理污染的费用给予援助。它的口号是：输出污染不仅是对人类的犯罪，也是对所有生命的犯罪。

在资源问题上，浅层生态学仅仅为了人，尤其是为了富裕社会的现代人而强调资源问题，它认为，地球资源属于那些有技术开发能力的人；相信资源不会耗尽，因为当它稀缺时，市场的高价格会保护它，通过技术进步会找到替代品。而且，植物、动物，以及自然对象作为资源对人类是有价值的。深层生态学则把资源与所有生命的生活习性联系在一起，而不把自然对象当作孤立的资源来看。这种理解必然会引起对人类生产和消费模式进行评价，于是便会产生这样一类问题：生产和消费究竟增长到何种程度才能促进人类的终极价值？才能在何种程度上满足基本需要？这种基本需要是区域性的还是全球性的？怎样才能使经济、法律和教育体制发生变革以抵消破坏性的增长？资源使用如何才能为生活质量服务而不是为消费主义者们普遍倡导的经济生活标准服务？从深层的观点看，人们应当加强对生态系统的认识而不是只孤立地考虑生命形式或局部情况。

在人口问题上，浅层生态学把人口过剩看作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它鼓励西方国家为了短视的经济、军事以及其他理由而增加人口，认为增加人口数量对自己的国家有价值，经济上也有利可图。深层生态学认为对地